浪跡三談

浪跡三談卷之三

八十九十曰耄

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釋文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恐後人妄加之姜西溟湛園札記云先太常謂當時八十曰耋九十曰悼　案文每十年一變稱無緣於八十九十同稱曰耄而於中忽插以七年曰悼且七年正近幼學之期稱之以悼何其不祥也況九節俱是成數則七年之爲九十無疑而上句九十二字宜删矣按白虎通攷黜篇引禮記此文正與姜說暗合是可據也

太牢少牢

古祭用牲必牛羊豕皆具曰太牢而以牛爲主少牢無牛有羊豕而以羊爲主一牲卽不得牢名見儀禮少牢饋食禮疏 曾子天圓篇云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此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所自出也

句踐

句踐事吳此孟子以前事然孟子中又有宋句踐其人而戰國策中又有荊軻游邯鄲見叱於魯句踐事句踐名義不知所謂何戰國時人爭尙此名乎 荊軻見叱於魯句踐過榆次又目懾於蓋聶蓋聶二人劍術皆出軻上軻語燕

丹云吾待客與俱得無即句踐與聶乎使軻果虛心與之游必盡得其術於入秦之舉未必無功惜哉交臂失之

韓通

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此自是歐公之疏或謂通之死在宋已受禪之日於例不當入五代史符彥卿李洪信等功名顯於五代而沒在宋初即不爲立傳此史家斷限之法宜爾　按符彥卿歷仕兩朝沒在宋初自應入宋史若韓通未嘗一日仕宋其捐軀殉國爲周而死若不爲立傳則無可位置矣後宋史創立周三臣之目首列韓通以補歐公之闕此史例所當變通者也

周太祖柴后

袁文甕牖閒評云魏人柴翁之女初備唐莊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父母往迎之至鴻溝遇雨甚踰旬不進其女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黝色花項者乃極貴人願事之卽郭威周太祖也竟爲皇后　按五代史周祖卽位后已先卒竟爲皇后四字當云後冊封爲皇后但五代史家人傳不載此事不知袁氏所據何書

乣字

金史有乣字而字書不載錢竹汀先生曰記曾有小說家書讀爲󠄀管不知所據孫頤谷先生曰乣疑糺字之誤蓋部

落有糺聚之意　按金史百官志有諸糺詳穩一員在諸
部落節度使之下諸移里堇司之上糺蓋部落之類遼史
耶律隆運傳亦有糺詳穩

赤

元代官名多用赤字其官之最尊斷事主生殺者爲札魯
火赤凡內外文武大小掌印辦事之官皆名達魯花赤知
書通文義者爲必闍赤佩橐鞬侍左右者爲火兒赤掌服
御事者爲速古兒赤族貴者爲賽典赤執賤役者爲玉典
赤兵之勇健矯捷者爲探馬赤此外又有哈刺赤奧魯赤
合必赤温都赤昔寶赤怯里馬赤皆當時國語俱散見各

紀傳中今元史國語解中分注甚爲詳晰

架閣庫

今中外官廨皆有架閣庫之名人多不考其始末　按能改齋漫錄載仁宗朝周湛爲江西轉運使以江西民喜訟多竊去案牘而州縣不能制湛爲立千丈架閣法以數月爲次嚴其遺失之罪朝廷頒諸路爲法此今各衙門設架閣庫之緣起乎

佐雜擅受

燕翼貽謀錄載尉職警盜郵鄉爭鬬憚經州縣者多投尉司尉司因此置獄搒掠之苦往往非法咸平元年十月己

丑有司申警悉毀撤之詞訴悉歸之縣　按今令申佐雜不准擅受即此意也

明史紀事本末

明史紀事本末人皆知爲谷應泰所撰而姚際恆庸言錄云本海昌一士人所作後爲某以計取之攘爲已有其事後總論一篇乃募杭州諸生陸圻所作每篇酬以十金歸安鄭元慶今水學略例云朱竹垞言谷氏紀事本末本徐續邨耆續邨字方虎德清人康熙癸丑進士禮部侍郎爲諸生時蒙谷識拔故以此報之然谷氏以私撰受累而續邨轉得脫然與姚說又不同未知孰是或云海昌士人名

談遷亦不知所據

冠玉

史記陳丞相世家絳灌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注云飾冠以玉光雖外見中非所有南史鮑泉傳帝責泉亦曰面如冠玉還如木偶近人多以此二字爲美稱若檢本書示之恐非所喜矣

鵠起

六朝人多用鵠起二字爲美詞宋書謝靈運傳初鵠起於富春果鯨躍於川湄文選謝元暉詩鵠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其意並同李善注引莊子云鵠上高城之垝而巢於

高檢之頽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然則鵲起亦非美詞矣

李瀚蒙求

今學童初入蒙塾必先授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諸書愚謂此外即應授以李瀚蒙求今通行本皆作李澣蓋從通鑑本五代史四夷附錄亦作李澣而困學紀聞諸書皆以爲李瀚五代史李瀚無傳附見桑維翰傳中　按通鑑李瀚與兄濤並仕石晉爲翰林學士瀚與濤義相近當是瀚字郭巨埋兒一事後儒多議其賊恩而李瀚蒙求但云郭巨將坑則實未埋也按太平御覽引劉向孝子圖曰郭

巨分財兩弟已獨取母供養寄住鄰宅妻產男慮舉之則
妨供養乃令妻抱兒掘地欲埋之於土中得金一釜上有
鐵券云賜孝子郭巨巨還宅主宅主不敢受遂以聞官官
依券題還巨遂得兼養是郭巨之兒不終埋與蒙求之語
正合又蒙求載黃香扇枕而後漢書黃香傳卻無扇枕事
陶淵明作孝子傳贊云黃香九歲失母事父竭力以致孝
養暑月則扇牀枕王觀國學林云注蒙求者引東觀漢記
曰黃香事母至孝暑月扇枕與淵明傳言事父互異按後
漢書本傳言黃香九歲失母年十二辟爲門下孝子甚心
奉養則香猶有父在且太平御覽引黃香事親暑則扇枕

寒則以身溫席但云事親而不分別父母無妨九歲以前
母在之時亦扇枕溫席也扇枕世所熟傳溫席則鮮有述
者又蒙求載子建八斗按李義山詩亦有宓妃愁坐芝田
館用鼒陳王八斗才之句注家皆引南史謝靈運曰天下
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得一
斗今檢南史並無此語亦不知蒙求所據何典也又蒙求
載蕭芝雉隨按太平御覽引蕭廣濟孝子傳此事正作蕭
芝但未詳何代人杜少陵奉蕭十二使君詩王鳧聊暫出
蕭雉只相馴亦用此事而事文類聚載蕭望之爲郎有雉
數十常隨車翔集按漢書蕭望之本傳並無此事此事文

類聚誤以蕭芝爲蕭望之耳當以蒙求正之又蒙求載阮簡曠達注家多未詳案水經渠水注引陳留志云阮簡字茂宏爲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數阮方圍棊長嘯吏云劫急阮曰局上有劫亦甚急蒙求似卽本此今吾鄉陳楓階大令宸書有李瀚蒙求注已梓行所當家置一本而吾鄉人不甚重之可怪也余行篋亦無其書尚未知所注何如耳

父子同名

古人命名多不可解至有父子同名者尤爲匪夷所思漢書王子侯表廣陵孝王子廣平侯名德其子嗣侯者亦名

德梁書林邑傳林邑王范陽邁死其子咄代立慕先君之德復名陽邁明史劉榮傳有劉江父子同名襄陽隨處士羅君墓志君諱靖父靖學優不仕此皆事之絕奇不知其何所取義也

避家諱

世傳杜子美母名海棠故全詩不及海棠此不知所出何典子美父名閑見舊唐書文苑本傳或疑本集詩曾兩押閑字一留夜宴詩云臨懽卜夜閑一諸將詩云曾閃朱旗北斗閑以爲不避家諱其實非也有卞氏園杜詩本蓋出宋時夜宴詩作留懽上夜闌蓋有投轄之意卜字似上字

關字似關字因而筆誤耳北斗閃作北斗殿蓋漢書有朱旗絳天語朱旗既閃北斗自赤應用殿字惟是時宣祖正諱殿俗本遂改作閃全無義理後此祧廟不諱則所謂曾閃朱旗北斗殿者萬無可疑又何必改字以觸諱乎

梅花詩

宋人陳從古字希顏裒古今梅花詩八百首其自序云在漢晉未之或聞自宋鮑照以下僅得十七人共二十一首唐詩人最盛杜少陵十二首白樂天四首元微之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各一首其餘不過一二如李翰林韋蘇州孟東野皮日休諸人則又寂無一篇至本朝方盛

行云云今其書未見此語僅載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中
按方虛谷瀛奎律髓中梅花類亦多至六十餘首皆五七
言律而唐律亦不過十餘首餘皆宋詩其小序云梅見於
書詩周禮禮記大戴禮左氏傳管子淮南子山海經爾雅
本草取其實而已未以其花爲貴也惟詩山有嘉卉侯栗
侯梅大戴禮夏小正正月梅杏杝桃始華一言卉一言華
自說苑有一枝梅遺梁臣之事則梅以花貴實自戰國始
自荆州記載陸凱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之句則以梅
花入詩實自晉時始沿唐及宋則梅花詩殆不止千首而
一聯一句之佳者無數矣梅花詩之源流如此

豪歌協韻

宋人說部中有笑閩人作賦協韻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蓋至今吾鄉漳泉人語音尚不免此病然蘇子由蜀人也亦宋人也而巫山廟詩云歸來無恙無以報山下麥熟可作醪神君尊貴豈待我再拜長跪神所多則亦以豪通歌矣又嚴顏廟詩云相傳昔者嚴太守刻石千載字已訛嚴顏平生吾不記獨憶城破節最高又云吾愛善折張飛豪乘勝使氣可若何又云我豈畏死如兒曹所重壯氣吞黄河皆豪與歌通用也何以獨笑閩人乎　按蕭肴豪三韻今人皆獨用惟作古體可以通用而獨與十一尤韻不能

相通奈吾閩人尤韻與蕭肴豪往往相混卽語音亦然最爲可笑其實則古人已有相通者如毛詩役車其休與日月其慆爲韻如山之苞與如川之流爲韻與子同袍與修我戈矛爲韻浸彼苞蕭與念彼京周爲韻驅馬悠悠與言至於漕爲韻惟參與昴與抱衾與裯爲韻如蠻如髦與我是用憂爲韻武夫滔滔與淮夷來求爲韻以謹惛怓與以爲民憂爲韻鼓鐘伐鼛與淮夷三洲爲韻宋玉高唐賦正冥楚鳩與垂雞高巢爲韻㑥林依霄夜游與與君相遭爲韻後事未休與不得逍遙爲韻稷契臯陶與微子解囚爲韻東家殺牛與汗臭腥臊爲韻不宜動搖與傅母何憂爲

韻路與縣休與侯伯恣驕爲韻失志懷憂與如幽狴牢爲
韻爲穆出郊與名曰豎牛爲韻急就草亡命流與檻車膠
爲韻楚詞秋風兮颼颼與舒芳兮振條爲韻王逸九思令
尹兮謷謷與上下兮同流爲韻心煩憒兮意無聊與嚴載
駕兮出戲游爲韻九章遂自忍而沈流與惜壅君之不昭
爲韻招隱歲莫兮不自聊與蟪蛄鳴兮啾啾爲韻桂樹叢
生兮山之幽與偃蹇連卷兮枝相繚爲韻陸雲夏府君誄
君塈斯周與戢翼洪條爲韻劉楨魯都賦俯仰哮咆與喪
偶失儔爲韻劉劭趙都賦鳴籟簫與鏡清流爲韻崔駰反
都賦散紫苑之饒與辨胡亥之邱爲韻陸機詩飛沈是收

與騰光淸霄爲韻韓愈楚國夫人墓銘義以家酬與始自郎苗爲韻祭穆文惟其嬉游與草生之朝爲韻又與多君子寮爲韻以上皆見經傳及古集此外尙不可枚舉若以今人爲之鮮不爲名流所譏矣

弟靡

郭頻伽爲余作詩鈔序有與時弛張而不爲弟靡語錄稾者以弟靡爲弟靡頻伽斥之曰弟字誤也此余用莊子語不可錯寫　按莊子應帝王篇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本作弟靡釋文弟徐音頹丈回反蕭弟頹聲之轉列子黃帝篇作茅靡注云茅靡當爲頹靡是也今本莊子[illegible]弟字

偶鈌一筆字書遂於弓部增弟字始於正字通非也類篇弟字下有徒回反一音正本莊子集韻十五灰有弟字不窮貌一云遜伏宋本集韻並不作弟字孫頤谷曰埤雅茅靡言其轉徙無定一作弟靡弟讀如稊稊茅之始生也此又一解然可證無作弟字之理矣

齊物論

莊子齊物論今人多以齊物二字連讀而宋人多以物論二字連讀謂物論之難齊而莊子欲齊之也案文選魏都賦萬物可齊於一朝劉淵林注云莊子有齊物之論劉琨答盧諶書云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皆不以

物論二字連讀若文心雕龍論說篇則直云莊周齊物以論爲名尤可證六朝之舊讀矣近人多尙古而薄今而不知宋人之讀物論尙不如今人之讀齊物爲有據且蘇詩中亦云逍遙齊物追莊周卽宋人亦何莫不然

讀離騷

昔人言痛飲酒熟讀離騷便成名士謂離騷之不易讀也余十一歲隨學廈門先資政公卽以此授讀分日爲課每讀三百字凡八日而竟及長從鄭蘇年師游師亦令讀此則漫應曰已讀過師愕然曰汝亦知讀此乎試以句義茫然不能應乃悔所業之未精而離騷之果不易讀也最後

始得讀吾鄉龔海峯先生之離騷箋則怡然渙然覺難讀者轉爲易讀憶在浦城作七十初度詩諸孫有不知初度二字者出離騷示之於是有欣然欲讀者今年就養東甌夏日正長因督佳儔二孫於正課之隙分日讀之乃展轉至數旬而不能竟其事記余在京師時與伊墨卿談及離騷墨卿自言少侍其尊甫雲林光祿公偶有謬誤事公怒欲扑責之門客爲之解勸公因罰令一夜讀離騷自贖墨卿自初更朗誦至雞三鳴即能背誦一字不遺云云回里時問與林樾亭先生述其事先生亦言少時爲其尊甫山陰公（名其茂曾爲山陰令）督責偕弟香海太史俱以一夜讀離騷終

篇黎明背誦不誤一字此二事恰相似墨卿樾亭二先生並非有絶人之稟而古今人之不相及已如此然則熟讀離騷作名士顧可易言哉　王叔師離騷序云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草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只用五十餘字括之而二十五篇深情隱恨畢露此靈均之功臣也

十反

世俗相傳老年人有十反謂不記近事偏記得遠事不能近視而遠視轉清哭無淚而笑反有淚夜多不睡而日中

每就睡不肯久坐而多好行不愛食輭而喜嚼硬暖不出寒卽出少飲酒多飲茶兒子不惜而惜孫子大事不問而絮碎事蓋宋人卽有此語朱新中鄞州志載郭功父老人十拗云云余行年七十有四以病齒不能嚼硬且飲酒飲茶不能偏廢只此二事稍異餘則大略相同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予年七十二目視昏花耳中時聞風雨聲而實雨卻不甚聞因成一聯云夜雨稀聞聞耳雨春花微見見空花則當去嚼硬飲茶二事而以此二事湊成十反也

儒林參軍

張蘭渚師巡撫福建時延余入幕爲代撰奏御文字又校

勘所進遺書四十餘部並分注　御製全史詩六十四卷凡三年有餘日迨師移節吳中而余亦入都補官矣時戲作一小印曰儒林參軍或疑其杜撰不典　按南史齊豫章文獻王嶷傳開館立學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又晉書江統子惇傳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儒林參軍正是外僚幕職或改作羽林將軍者誤也余辭甘幕後擬將此印贈林少穆庶常而少穆旋亦入都供職遂移贈劉敬輿明經

唐人避諱

古人避家諱有絕不可解者李長吉以父名晉肅不得舉

進士蓋此風起於六朝而唐人因之唐律有一條云諸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而冒榮居之疏義云假有人父祖名常不得任太常之官父祖名卿亦不合任卿蓋其初本避父祖名之本字後乃并其嫌名而亦避之新唐書賈曾傳曾擢中書舍人以父名言忠不拜蕭復傳進復戶部尚書行軍長史以復父名衡改統軍長史降至五季猶沿此習五代史劉昫傳太常卿崔居儉當爲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蠡則不知此律何時始除也

多字

近人之多字無如毛西河先生按先生名奇齡又名甡字

兩生又字大可又字齊於又字于又字初晴又字晚晴又字老晴又字秋晴又字春遲又字春庄又字僧彌又字僧開皆雜見集中其取義有不甚可解者今人但稱爲西河先生而已西河者其郡望非字也嘗見先生作李自成傳略首三句云李自成米脂人字𥖁生亦足見先生之喜稱字矣

三字字

古人一字字者多三字字者少王漁洋池北偶談及徐位山管城碩記各載數人外孫頤谷讀書脞錄云尚有張天錫字公純嘏崔宏度字摩訶衍又興唐寺主尼法澄字元

所得見開元十年塔銘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爲字無不爲見續博物志盧抱經先生云宋遺民有千載心者亦三字字也

太上感應篇

太上感應篇隋唐兩志俱不載惟晉書葛洪傳載記洪雅好文籍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疑即今之感應篇也潛邱劄記云太上感應篇宋理宗命鄭清之作序自是始大行於世

楊揚一姓

楊用修云羊陽楊揚本一姓揚子雲自以蜀無他楊其揚

字不從木而楊用修云吾家子雲亦同關西之楊特子雲好奇之過獨自標異爾孫頤谷云漢書揚雄傳據其自叙出於晉之楊侯而廣韻楊字注又姓出宏農天水二望自周楊侯後幷於晉因爲氏也其揚字注不云又姓是古人但有從木之楊姓並無從才之揚姓矣杜詩壯游云以我似班揚謂班固揚雄也其下又押心飛揚則固以子雲之姓從木矣故夏日楊長甯宅詩又云醉酒揚雄宅

葭莩

有代余作應酬答啟者以葭莩對桑梓自誇其工余曰此不過常用語料工則未也其人艴然余曰此對仗並未妥

何工之有且君亦知葭莩二字所從出乎漢書中山靖王傳今羣臣非葭莩之親鴻毛之重注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以鴻毛爲對則二字非平列可知前人文字經用者如蔡邕讓高陽侯表事輕葭莩功薄蟬翼則以蟬翼對葭莩魏徵爲李密檄鄭王慶文預占磐石名在葭莩則以磐石對葭莩溫庭筠書懷詩浪言輝棣萼何意託葭莩則以棣萼對葭莩至東坡詩人生百年寄鬢鬚富貴何啻葭中莩著一中字極爲明白乃知前人詩文用事總未嘗不求甚解輕易落筆也

古田逆案

少時熟聞里中故老談古田縣逆案其事在康熙之末當時尚能舉其里居姓氏今則忘之矣初起事時不過數十人家有面山小樓常聚羣不逞轟飲其中私造天書寶劍壯火藥預埋於對面山中蓋仿篝火狐鳴故事夜間火發羣往掘視翌日卽豎旗稱號不半月全家黨羽悉就擒獲棄市日有舊友遇諸途驚問何往則曰我幹一小事去臨刑時顧其妻子尚稱尊號不少貶語極從容聞之無有不捧腹者憶讀十六國春秋恍惚亦有此事不知古田人知有此事而仿爲之歟抑不知而與古暗合乎昨讀家曜北元號略亦載一事云萊蕪人王始以妖術聚衆於太山晉

元興二年四月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固爲太上皇兄林征東將軍弟泰征西將軍南燕慕容鎭討禽之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朕躬雖在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之曰正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鐶築之仰視曰崩卽崩矣終不改帝號此與吾鄉所傳古田人口吻一一相肖聊錄之以資劇談前後遙遙千百年古今人眞未嘗不相及也

杏仁

癸辛雜識載松雪云杏仁有大毒須煮令極熟中心無白

爲度方可食用生則能殺人凡煮杏仁汁若飲犬貓立死又甯都魏際瑞詩石山人畫蓮絕句注蓮身皆藥惟心食之令人煩雜　按此二味今醫家所常用而此說則鮮有知者因亟錄之憶余在吳門時門下士魏巡檢邦衡默深之父通醫理而時時勸余飭合家人毋飲杏酪毋嚼杏仁蓋有見及此者也

螟脯

浙東濱海最重烏賊魚腊者行遠其利尤重嘗聞主人呼之爲明府不知其故或以爲腹中有墨似縣官之貪墨今縣官率稱明府也余已筆之於書矣頃閱七修類稾云烏

賊魚暴乾俗呼螟脯乃知此稱自前明已然今人不攷誤沿爲明府耳

閩諺

吾鄉土諺有最俚俗而無理者曰丈母傷寒灸女壻腳後跟而不料杭州亦有此諺惟傷寒作腹痛耳梁山舟先生曰女壻女媵穴之訛也見癸辛雜識續集鍼法條下

送窮日

四時寶鑑云高陽氏之子好衣敝食糜時號貧子正月晦日死於巷世作糜粥敝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故退之送窮文曰正月乙丑晦姚合詩曰萬戶千門看何人不送窮

竟如寒食競渡之事止於此日也

水味

歸安孫邇舟先生名承恩乾隆壬辰以第二人及第其從祖屺瞻司空在豐康熙庚戌亦以第二人及第里人因目邇舟爲小榜眼有種紙山房詩集中有選溫明府之崇安詩云御茶堪配崑崙水絕品人間或未知最是官齋清絕地一甌啜向退衙時自注茶味武彝第一水味黃河第一此論不知出何典抑躬親品定之歟

中郎有後

晉書羊祜傳祜蔡邕外孫討吳有功將進爵乞以賜舅子

蔡襲詔封襲爲關內侯則中郎未嘗無嗣而蔡克別傳亦云克祖睦蔡邕孫也克再傳爲司徒謨則中郎後裔且蕃盛於典午之代何得云無嗣哉又代醉篇載羊祜父道先娶孔融女生子發後娶蔡邕女生承及祜適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承竟病死邕女之賢如此而後漢書蔡邕傳無聞列女傳止載文姬沒胡中生二女贖歸重嫁董祀事而亦不及羊道之婦史之漏略如此

本紀

何元朗云太史公爲項羽作本紀非尊之也夫所謂紀者即道歷之紀年也如不立項羽本紀則秦滅之後漢未得

天下之先數年之歷當爲之何人耶蓋本紀之立爲通歷非爲項羽也王東溆云陳承祚三國志亦然三國之中惟吳之立國最早在漢獻未禪之先已久與中國抗衡至吳與蜀並峙其歷年無幾若必以蜀漢爲統是不得詳三國之始末矣況三國並列不分彼此其不帝魏之意固已隱然言外乎

送春詩

杭州城東有藥園康熙中毛西河先生會同城諸名士於立夏前一日集此作送春詩橐筆者數十人多有佳句末坐錢塘舒杲年甚少獨集唐句爲之如用王建杜甫句云

每度墻來還墻去暫時相賞莫相違又用翁綬白居易句云百年莫惜千回醉一歲惟殘半日春先生極賞之錄入西河叢話

浪跡三談卷之四

七十四歲初度詩

余就養東甌郡齋適值七十四歲初度一交七月恭兒即召菊部於戲綵亭稱觴情文備至合城賓僚來觀禮者秩如也惟日來雨風間作雖殘暑不侵而於田禾未免稍損且逢兒映兒在京師丁兒在浦城敬兒在福州四女兒亦無一在膝前者不如甲辰年七十壽辰諸兒女團圞爲可樂也因戲拈六言詩四首以紀之云偶然亭名戲綵誰信此事非虛自戲綵亭成後至此始連日演劇但知及時行樂遑問此後何

如二十三科進士五十八年秀才海內此人有幾故鄉猶未歸來六日笙歌雜遝一天風雨迷離急呼兒輩撤去怕聽民間怨咨望望南北互隔迢迢道里幾千試問年年此日何時復似辰年

戲綵堂詩

蓉塘詩話云宋趙屼倅温州時其父清獻公致仕家居屼以就養作堂名戲綵公題詩堂中云我憩堂中樂可知優游踰月竟忘歸老萊不及吾兒少且著朱衣勝綵衣　案此詩今載清獻集而温州郡縣志俱未錄未免失之疏矣近年余亦就養郡齋恭兒仿其意作戲綵亭余追步清獻

韻作詩云浪迹清懷祇自知故山在望豈忘歸名流堪笑名心重尙較朱衣與綵衣又按世人但知以一琴一鶴爲清獻故事而不知其尙有一白龜一匹馬也石林詩話云趙清獻以清德服一世平生蓄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車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再移蜀公時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巳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乃入見帝問曰聞卿以匹馬入蜀所攜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云馬尋舊路知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自紀其實也

和阜海帆相國詩

余與海帆別十四年矣海帆來信甚勤每信必有詩索和老懶都無以應近復緘寄新作菊花梅花秋海棠水仙四種詩皆用漁洋秋柳韻與館閣諸公酬唱者洋洋灑灑九百言心甚慕之惟老境頹唐吟腸枯澀隨大兵當大役實所不能間作小詩以寒雅意真左氏傳所謂御靡旌摩壘而還也詠菊花云相公意不重姚黃但愛秋容晚節香更有新詩寄桑苎海山深處一籬霜詠梅花云鐵骨冰心宋廣平中朝事業正和羹憐余浪迹隨方轉一角孤山夢不成孤山看梅之約懸二冬皆不果詠秋海棠云秋花原不比春花兒復幽芳別一家有色無香渾不語自應夕秀讓朝華詠水仙云

得水能仙耐歲寒余九歲時詠水仙有得水能生即水仙之句父師皆獎譽之梅花妙語沁脾肝來詩有又與梅兄伴一年句絕佳想當壓倒元白矣小齋亦有彝齋蹟惜不同君前几看來詩有子固雙鉤之語因及之後接海帆復書甚賞此詩以爲老手與衆自異則過譽也

徐信軒觀察詩

臨川徐信軒觀察敬官莊浪縣丞時適余蒞牧蘭州延入署中鉤稽公事相聚不及半年即別去此後不相見者十二年丙午夏余薄游浙江則君已作守嘉興迎晤余於煙雨樓舟次一傾積愫又復溝水東西今年君量移杭州首席則余已就養東甌示復憑尺書往復而已前月余已長

孫入泮小詩奉報承君和詩並疊韻敘在甘藩廨中聚會之樂情溢乎詞余因復疊韻寄答十四年蹤迹此會爲不虛矣太守詩云遙望東甌翠嶂連郎今治譜得眞傳朱顏上應昌期瑞青眼曾邀昔日憐雅抱隨時多著述清懷到處足林泉斐材飄泊同流水愧負知音十四年余疊韻答之云前詩恰與後詩連無限深情一紙傳正喜要津膺達易莫須浪迹老衰憐離腸客夢縈孤樹照眼山光憶五泉甘藩署齋正對五泉山余與君日從事其中襟上杭州酒痕在開樽仍我拜新年

長孫入泮詩

重陽日接福州家書知長孫儁年得入郡庠詩以誌喜云

開函忽喜笑聲連世業書香又一傳衰老情懷聊自慰秀才風味最堪憐況欣猶子同初地（時同堂姪祐辰亦同案入縣庠）祇惜亡人早及泉（清河夫人猶及見此孫）好語諸孫應學我回頭五十七餘年憶余於乾隆辛亥年入學再踰二年便當重游泮宮矣因戲及之　案此詩同時和者頗多而皆以憐字爲難韻惟楊子萱邑侯（炳）句云阿買曾經韓愈賞客兒應得謝元憐用事新穎而蘭笙十弟句云孫枝擢秀遙相慶子舍分榮亦自憐蓋同案之祐辰卽蘭笙長子也自然工切皆不爲韻腳所縛者

得曾孫誌喜詩

己酉元夕接福州家書知僑年孫新得一男疊前泮喜韻紀之云一堂四代喜相逢千里書來吉語傳不覺眉梨開口笑遙知頭角動人憐漢芹香裏春如海燈月光中酒似泉珍重吾家開盛事（吾家前此未有四代同堂者先大父八十二歲歸道山時長孫尙未授室也）曾門從此樂年年（古人稱曾祖爲曾門見唐書孝友傳）

賀林少穆督部詩

滇南永昌漢回不靖釀成巨案前人辦理皆不協機宜自少穆總制滇黔勦撫兼施膚功迅奏遂膺懋賞加銜宮保賞戴花翎嘗與趙蓉舫學使談及之爲足繼鄂西林相國

之勳名蓉舫節滇人極感頌之有詩云誰謂苗頑甘白刄
須知蠻觸亦蒼生長卿諭意惟馳檄諸葛攻心詎耀兵皆
紀實語少穆可當之而無愧矣余僻居東甌久之始得閱
邸抄亦寄賀以詩云致身貴乘時立功不擇地官人仰
明哲終獲長城利桓桓宮保公耿耿壯夫志東南不得朋
西北且歷試
帝曰往汝諧滇黔作總制此邦近搶攘勰和良匪易惟公
姬韓范仁者勇兼智調度固有方事會巧相值先幾震遠
邇勝算自指臂膚功刻日奏上賞遂身被指揮靖風塵談
笑息氛沸頌聲洽蠻陬允合止戈義書生偏知兵吾儕盡

吐氣須知古名臣卽在人閒世前聞某大臣稱林某奏疏雖丁而全不知兵何能辦賊又有某制府稱我不知書不知古來所稱名臣者何若今與林某共事竊謂古之所謂名臣不過如此其言皆上達天聽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比年感吾鄉仕宦頗不振豈皆君子人易退而難進仗君樹偉績深結　九重信文通復武達一灑邊遠客萬里傳好音羣倫恐奮迅海邦非無賢零落不堪問雪山有故帥極思驥足騁城中廖楊葉拱手齊孟晉年華都未衰各各殷報稱牽連倘彈冠榮懷有餘慶愧我百無補退迹忘老病遲遲見朝錄豁眼讀　新命吾友方騰驤吾鄉伫幹運喜極翻恧然何時合爪印　青宮繫國本古重保傅尊吾郡二百年此階尙乏人福州鄉宦本朝從無

加宮銜者公驟得太子太保銜更近來所罕遇也　我公蘊名德異數超等倫顧名
俯思義凡情豈所論願君郎內徵清切依　紫宸三天極
諭教六太貧頻頻指顧撥席晉乘倚樞地親居高潭愈遠
綜理化如神勝於秉節鉞方隅限邊垠否則作使相三江
民望殷河海漕鹽計一一需陶甄惟公籌之熟萬彙皆生
春故人方伏處遜聽俱眉軒扁舟或近便闊懷佇一伸

五郡守詩

道光戊申初冬浙江大府以各屬縣催徵不力將紹興湖
州溫州台州金華嚴州五太守並奏請摘去頂戴時恭兒
以權溫州事亦與焉余勉之以詩云室中嚴檄忽飛過可

奈延年五詠何初宦自應居下考好官要豈在催科不妨子舍豪情減但惜吾鄉筆伯多謂台州張松泉太守此舉吾閩人居其二且祀和甘普豐瑞大家齊唱薩婆訶　附錄摘頂記云道光戊申恭兒權守溫州余就養郡齋者一年矣是年十一月初旬忽接省檄大府以各屬縣催徵新糧不力將督催之五郡守　奏請摘去頂戴恭兒亦在其中查溫州所屬初起錢糧實俱已批解在途而尚未到省故省檄彙入全未破白單內浙屬十一府以溫州爲最遠距省千里而遙水陸屢換視他屬程途尤爲艱折遲到自非無因而催科政拙咎無可辭此大府裁成愧厲之盛心應善體之且所屬之

玩視正可藉此助其激催之勢亦未始於事無裨不日奉

到 諭旨批回部當欽遵辦理僉曰外省故事凡奉文摘

頂者在外郡縣率多有名無實惟進省謁見大府則須實

行摘去回署時仍可照常戴用余笑曰摘頂係遵 旨之

事既奉 旨而不遵行必俟謁見大府時始暫爲之是視

朝廷不如大府也此豈居官者所宜出此乎摘頂而不

實摘外省陋習似此者甚多余皆曾目擊之然在末秩微

員已屬非是二千石爲面承 訓諭之官有表率僚屬之

責則斷斷不可如此惟近日知好之通候於余者率謂此風

流罪過無足介懷則猶是世俗之情以余老邁之年不欲

見此不如意之事耳而余則謂即此一事其可喜處轉有數端少年初宦得缺後每慮其志高意滿藉此小懲大誡未必不有益於身心一也屬員疲玩之積習忽目擊本管上官之代人受過苟有心人未必漠然全無所動於中二也時當獻歲新韶難免有酒食往復之事今既摘頂自未便以華筵賜客更未便赴人盛招轉可謝卻應酬專心案牘三也頂帶既摘雖蟒衣貂褂仍可服用而斷難戴無頂之朝冠則凡遇　壇廟大典都不應廁身其間暫免星夜奔走之勞轉遂粗官偷閒之計四也余官中外數十年從無一稍干吏議之事回首未免惶然今兒輩初入仕途即

爲余償此愧負自覺心安理得本不足累我天懷而愛我者乃鰓鰓以爲慰論轉淺之乎視我矣惟此案凡五人而吾閩即有二人台州張太守余新有詩紀之云不妨子舍豪情減但惜吾鄉笨伯多出句以勉恭兒對句且歎閩人拙宦之多因記其事並爲當官者正告云

披山洋盜

温州海洋遼闊爲盜匪出沒之區近日此風尤熾而舟師所獲不過零星小夥故無所忌憚積日滋多戊申臘月十七日新獲任葉玉田鎭戎萬青巡海至披山外洋遇洋盜大船五隻率所屬戰船悉力攻擊生擒巨盜林幇等五十

餘名又登時擊斃及轟沉落水數十名救釋被脅難民數十名並收獲礮械無數余因過鎮署親見堂上器械林立有大礮六位並重至數百斤皆從盜船中運來者也而遊聽縱談者猶或疑其有所粉飾吁可歎矣時蔡晃方權温守亦有丁君隨同舟師協捕者是會適遇粵省商船即邀其協同攻擊亦生獲蔡阿直等十三人僉曰此温州文武數十年來所僅見之事也不可以無記因成二律紀同人共歌詠之云橫海樓船壯鼓鼙坎門歲暮羽書馳力驅敵逵掀艨險逖聽猶煩粉飾疑助順欽來舟共濟適值粵東大艘估船邀其助擊倒懸親解命如絲討賊救難民數十人欣看巨礮充庭滿盡是

孫盧隊裏遺頻年捕獲笑零星此舉眞堪播大庭爭望飛章達　丹扆普教重賞被滄溟先聲自懾蛟宮膽衆志能消鱷穴腥近說漁山淵藪闊漁山爲近日羣盜萃集之所在甯波台州交界海中從茲捧海定澆螢　案是役獲盜頗多爲近今所稀有故閩中大府頗以爲疑余因致書詳哉言之亦冀後來者有所勸云爾

戲綵亭詩事

戲綵亭仿戲綵堂而作不過爲歲時觴詠之所自趙蓉舫學使張之以詩而賡唱始盛阮儀徵師相復寵之以序而題贈愈多余因思輯爲戲綵亭詩事以存其概而遠近投

寄者一時尚未能齊來付梓尚需時日因先錄趙學使詩並儀徵師相序先與衆共讀之以備緣起云攬勝題詩徧浙東安輿到處興何竆宦游最好是永嘉郡頤養直過清獻公藤杖吟雲身自健荔鄉隔嶺路原通從來仙福能兼少況有高文邁古風跋云前輩莅林中丞就養令嗣敬叔太守權甌篆署中人謂與北宋趙清獻公就養甌倅事相類竊以公封圻碩望退歸後流覽山川著述益富今官舍近接珂鄉且綵服承歡同探雁蕩龍湫之勝君身自有仙骨繞膝況皆詩人羨之趙清獻之戲綵堂恐未必如此美備也因次蘇穎濱韻錄呈大教聊以志傾慕之忱云爾余郎

日依韻和答云兩度趨承越海東客懷離緒共何窮最難
勝地逢宗匠無補清時是寓公勝賞詩連春草後（公兩度臨甌皆
在深春）健探路未石門通（以連日議尋石門舊址未得路徑不果往）游山更鼓
之月登臨興直駕龍湫最上風（公前游雁蕩以陰雨未登大龍湫願此游補之）學使臨
發之前一日余召萬部飲餞於戲綵亭學使復疊前韻相
贈云堂名戲綵紀甌東盛會重開興不窮賢守承歡過趙
倅高齋授句愧蘇公（東坡有贈趙閱道高齋詩並繼子由贈戲綵堂句）游山未許
雲偕訪（公去春游雁蕩余以案臨台郡先行未克同往）觀瀑今看徑可通（去春將至大龍
湫以雨水自壓而返今擬補游也）兩度招邀聆麈論且欣絃管坐春風跋
云韺林前輩就養東甌與趙清獻公事相類而福且過之

因次潁濱韻奉贈猥承賜和兼蒙招集戲綵亭仰仙福之能兼感情文之交至用疊前韻賦謝以志盛會幸逢云爾案此詩亦書扇以贈並蒙集禊帖字留題一聯云山水林亭自得清趣管絃觴詠以娛大年次日余復次韻奉答云

轉眼鴻飛西復東匆匆握晤意何窮戲場欣看老萊子是日菊部正演老萊子故事詩事須追康樂公學使屬同人齊和此詩將相連茵九斗蕭是日葉容齋總戎亦在座溫郡山形如九斗因名雲煙落紙百蠻通學使瀕發倚手揮毫聯百十幅分贈賓僚不倦一亭從此增聲價留與輶軒採越風

越月承儀徵師相寄序云宋元豐間三衢趙抃倅溫州迎其父清獻公侍養倅署構戲綵堂一時豔稱其事東坡潁濱二

先生並有詩後七百餘年而福州梁敬叔太守權溫纂其
尊甫茝林中丞亦就養郡齋太守援清獻故事構戲綵亭
署中以爲歲時觴詠之所中丞顧而樂之道光閒昆明趙
蓉舫學使按試東甌學使與中丞舊相善遂以詩相酬答
一時歌詠之嶽賓朋之盛浙東人士播爲美談中丞因撫
成戲綵亭詩事一本寄余屬以數語張之竊謂中丞之撫
吳也恩惠浹於吾鄉至今孰在人口其撫粵西五年控制
得宜桴鼓無警余曾手製楹聯贈之云江鄉仁惠傳荒政
嶺表恩威播外夷綜前後宦績其與忠獻之帥蜀將毋同
今敬叔雖初登仕途才望已不在趙岘下古今人何嘗不

相及哉信乎蓉舫學使之言恐當日清獻之戲綵堂不能如斯之美備也余老衰久不作詩而樂述其事因即列其緣起以復中丞爲當代之服官者勸且爲後之續東甌志乘者有所考焉道光己酉春日揚州八十六老叟學愚弟阮元書

石門

永嘉青田兩縣並有石門皆謝客屐齒所經惟永嘉石門最高頂一詩甚著青田之石門相傳爲謝客所創闢而卻無詩或取最高頂一詩鐫之石門巖壁者誤也青田石門之勝在瀑而最高頂之詩言不及瀑其爲永嘉之作顯然

然自謝客後歷千百年游事絕少不知何故余至東甌年餘亦鮮有談及此者己酉春昆明趙蓉舫學使按臨過此因繙志乘得之始屬地方官訪其逕徑知由甌江一溯可達山口有兩大石如御開因名石門稍進數里為千石村村後有古寺寺後十里始爲最高頂學使以駪征不果往余心怦然因於四月十八日挈荼兒偕張鏡蓉邑侯廖菊屏守備棐忱湖廣文諶芝巖畫師挐舟乘早潮往竟日而返作此紀之云游山如讀書當進不可止而况最高頂昔賢所題擬謝公登石門開山或玆始故躋與新術并入雲梯峙中閲百千年寥寥幾屐齒寺老山復荒無人復料

理是鞱天上來健探姑舍是（趙蔣觔學使至始識游事迄未果行）吾徒更好游耳食卽仰企欣聯儕侶愜夙值風日美短篷壓潮雄輕榼穿雲駛一條瀑離披下石村迆邐禪關靜無塵野衲頗知禮勝朝有老佛寶墨剩瑰瑋（前明惠帝曾棲遁於此有大書精嚴戒律四大字上欵大明帝胄一卽不知何人注其下云大明帝孫雪經道人書九字）大地忽偪仄弔古漫嗟唏飽餐恰亭午陟巔僅十里徒御多畏難老懷且振靡爺將屏不前爺枝鎮自倚連巖猛竆攀仄徑惕旁睨居然造其極豈眞中有恃（本坡公詩話）遙睇江連海近睇天連水九斗拱在下三州歷可指乃嫌舊詩孱未盡名蹟偉閒情助吟料遺地雖僻鐫糟香透天關拇戰嚇山鬼豈風催客下斜

陽去人咫返棹疾如飛吟筆渴欲泚當年笑客兒惜無同懷子六人惠然集千載能有幾欲傲松雪翁（謂蓉舫學使）且莫青田比（青田亦有石門是謝公所闢而卻無詩）他時仁採風曷可以無紀

仙巖

瑞安縣之西北四十五里為仙巖與永嘉接壤道書稱為二十六福地相傳是黃帝修煉之所宋陳傅良嘗讀書其中其名始著有梅雨潭飛瀑及雷響潭最勝山口橋亭有朱子題溪山第一扁字尚存余於嘉慶間薄游東甌有客約定游期為雨所阻不果忽忽至今四十五年矣道光丁未冬重至溫郡郎謀游事又遷延年餘始挈蓀兒偕張鏡

蓉廖菊屏棐小湖馮芝巖質明出城挐舟前往窮日之力始回郡城於舟中默成五十六字紀之並索同人和作云

回頭四十五年光夙願誰知老竟償古帝丹爐雲尚護名賢書舍草猶香千層潭底晴雷殷百尺巖頭夏瀑涼漫與道家誇福地溪山第一信難忘

薔薇花詩

三月初八日廖菊屏守備招同人至官廨看薔薇花暢飲而歸口占二截謝之云驚心花事漸闌珊少府夫人錦被團白香山詩少府無妻春寂寞花開將爾當夫人微雨輕陰好珍護待余垂老霧中看閒身卻爲看花忙破例開門赴飲鄉暢作海城藍尾

宴紅鬚綠刺總無傷顧光羲詩有高處紅鬚低邊綠刺之語陸魯望詩有芳菲雖照日苦刺欲傷人之語因戲用之是日郡署適局試文童余特破例開門而出亦尋芳者一新樣也

說鈴冥報錄二則

杭州貢生沈自玉名鼎新寓渲祐橋相國寺壬辰夏五月因病後答拜一友登吳山過勞踉蹌歸臥卽時若氣絕者自玉爾時覺身輕舉如在半空魂隨上下歷境冥渺四顧茫茫行百里而遙至一大野更轉道左見紅牆粉界碧瓦朱門有一童子前導再進百步則殿宇巃嵸延袤數十里重門洞開兩廊廡俱署十三省各省各有府府各有縣其

往來奔走者皆青衣絳袍手各執簿雜遝排擁幾不能前每到一門則有數十力士執戈揚盾攔阻獰猙細詰之童子曰此武林善士沈鼎新也遂從交戟下俯躬而入第一門榜曰乾坤一照見金碧輝煌異香從空中來又進一門其聯曰輪迴生死地人鬼去來關入內陰森閃赫不敢仰視逡巡閒見左首有杭州府門署複道逶迤到大室見伊舊友王照平先生宛如平生敘寒溫畢自言曰余今病勢至此恐無生理矣王笑曰否否近奉玉帝之命每年五月十二月內兩次對簿考覈天下善惡諸人今閻君查君善行正要加祿添年與海內百餘人同時旌異祿壽正長何

必過處自玉曰得免罪足矣妄望其他少閒聞鳴鞭震耳衆肅然曰此閻君將升殿時也各署中官役悉趨而出自玉隨之出見諸閻君垂簾高坐執牘諸人各趨殿下高聲念云某省某府某某於某月某日某處行善事幾件某某於某月某日某處行惡事幾件對簿銷差閻君即加改抹約有數時而退次日老嫗詳明亦復如是階下油鍋火柱劍樹刀山每置人於中糜爛殆盡忽現原身又受一刑悽慘悲號不忍聞見又有旗幟鼓吹迎送不絕賞罰甚嚴歷歷可畏時見陳侍御元倩及家大行鯤庭諸君聚坐一堂自玉過而見之曰諸台翁如此風節世所罕儔諸翁曰如

翁慈仁端介獲重閻君亦世人所少有也時王昭平先生從內出曰弟輩彼時幸爾失志少得無恙今俱作殿前之副矣君兼名謝世亦可謂無忝所生皆冠帶袍服威儀甚都其自玉長君逢垣亦在彼作記室逢垣言沒時原有上帝命集八人少一人召我補數之語自玉又聞每日考覈兩省須男子查盡始查女人今二十五日則浙江省矣自玉亦冠帶袍服逐隊而前無何唱自玉名自玉從眾中趨出見王陳兩先生及家鯤庭皆旁坐第六殿閻君向昭平先生輩曰此非善士沈鼎新乎眾曰然閻君下行賓禮坐賜茶皆紅磁鉢味香冽然閻君曰查君一生孝友貞潔不淫

一男不破一女不交一妓事不虧心錢不妄取屢行陰騭不求人知所以君之文與字俱有福於人閒自玉曰鼎新日恐過戾多端方自砥悔有何德能閥君笑曰正在此議加君壽永爲衆式自玉益惶悚不敢當閥君因以簿示自玉皆自玉自少至老行事無不登記有一二方便事未向人道自玉亦忘之久矣極蒙閥君贊賞閥君因曰君亦知人有一生作惡反得功名者乎正以名位不高則殺身不烈又有一生作善反得貧賤者乎正以功名不享則身名自泰此正賞罰轉移的微權如君勤學一生區區鄉榜屢得屢失止以明經終者正泰君之身名耳總之富貴電光

功名泡影眞中有假色處皆空癡人不悟殊可痛惜但今賞不勝罰善不勝惡奈何自玉曰方今殺運不止皆因人心不回人心不回皆由淫奢無度想上帝亦無如之何耳闓君曰誠然誠然君回陽可向諸人委曲開導要學做好人總不出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八字須要念頭上做起善惡果報昭然不爽此間絲毫不漏世人百般裝飾都無用處君爲生人痛加鞭策勿謂鬼神之可欺也自玉曰敢不承命遂辭出昭平諸先生送自玉就道時衆人聞自玉從榻上連啟口曰我欲到相國寺去頃刻已蘇此蓋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事也自玉隨拈一偈曰去時如彼淨來

時如此此明何生亦何滅撒手可鬨行漸卽霍然而起今自
玉年七十餘猶行步如飛精神若少壯云
又云杭州淩聚吉名萃徵任新宮橋南首於崇禎丁丑生
一女癸巳年女十七歲忽遘奇疾狀若中風目瞪頭旋食
頃始甦言見一黑面卒復兩三月忽又一發遍訪名醫服
藥無效至今乙未四月閏年一十九歲每每發愈重聚吉俟
其發時諦加審視覺口中諄諄作聲聚吉與之語輒忽應
答往復方知爲鬼所憑乃專求治鬼凡僧道巫覡遣禳熙
薦之法無不畢試辟邪鎭鬼之藥無不畢投鬼作語曰我
係前世寃家向冥粟白而來者也至問其寃業所起及何

處鄉貫輒答云久當自知迨至五月二十五日淩女見前
黑面之鬼復押一白面者同來且言明日當攝汝魂六月
十三日陰司懸牌赴審至明日午後女方坐稠人中大呼
二鬼至已將我魂縛去矣遂復暈倒自此以後輒見二鬼
押持操縱不可復食睡每合眼則二鬼與爭辯聚吉蜚與
言鬼便借女口應答於是方知其爲索冤黑面者言我揚
州人名倪瑞龍白面者名袁長儒與我同里俱係富室兩
相詰訟言淩女係揚州察院姓劉彼收我銀若干復獘我
命於獄我被毒藥所害故面黑含寃至今已六十載今來
索命無復他求問其致訟之繇則云瑞龍有地五十餘畝

售與長儒未經了絕而長儒得地即慮反復便投一大家云已轉賣瑞龍計窮無可加貼繇此仇恨互相訐告今長儒已絕無嗣而倪有子尚存名宗某其言鑿鑿可據也言已復帶凌女遊地府凡人世所云刀山寒冰劍樹鐵床碓磨臼碓水浸石壓等獄又如鬼門關望鄉臺孟婆庄破錢山等處無不遍歷且言渿何橋僅闊八寸凡入磨坊者碎磨骨肉片片作聲悉呼痛楚即分形變畜如蟲蟻之類苦不可言大概始則大地如潑墨之黑久之中又歷歷可見又或遊善人長者之處則略有微明燈燭煇煌冠裳楚楚又至一所則竟如光天開朗池中或開紅白蓮花香氣襲

人堂戶皆金碧云是最善者之處也又殿側大廳院一所即閻君賓館中有鄉紳二百餘人冠帶峩峩女至其中或有相拱揖者言面甚善云是昔同年同寅輩一時忘其姓字又有當生人道未得空缺者此類最多總聚處亦無善惡諸相又二黨親戚中或有見者或不見者或有與言者或不與言者又見母氏高年白髮倪瑞龍詆之云此一箇老婆子凌女又怒云汝部民應稱太夫人鬼子敢爾耶聚吉閧之總疑怪誕難信然又念報冤之說世亦嘗有計惟訴之本府城隍求其別白是非於是以六月初一日虔往投詞大意謂果係眞冤殺人者死負人者償夫復何辭假

令妖狐野魅故託妄言擾害無辜則神聽聰明立賜處決兼令凌女拜禱觀音大士日誦三千聲求其解寃釋結直至初八日下午女果見二公差至云城隍出牌初九日下午又來言明日五鼓候審而袁長儒者如有恐慄之狀至初十日五鼓差人果押二鬼至同凌女魂赴城隍審理候開門升堂三人進跪堂下瑞龍先言伊在揚州作官旣受我贓復害我命凌女因言據說我受汝贓但我旣爲官豈能躬自詣獄來害汝命是誰持藥藥是何物須還明白瑞龍語塞城隍因言汝辯有理人命何與汝事但不應貪汚受賍汝旣爲官私取民財難免罪過因指瑞龍言汝作鬼

六十年眞害汝命者不知卻去告伊念汝喪命姑責五板因指袁長儒令說長儒已自股慄謗言不知城隍怒令夾見吏卒上夾鬼便自招云尚有下毒家人放夾責三十大板審訖城隍分付我衙門不定罪十三日仍聽殿裏審去如是遂出自始至甦約半時頃此則六月初十日五鼓審勘事也城隍紗貂錦袍燈燭香案殿上諸吏俱帶外郎帽辦事階下俱是隸卒拱立堂陛覺廠殊非人間廟宇也至凌女每對簿則仍方巾葛衣朱履有所稟訴卽與倪袁二犯同跽稟畢卽站立左旁其體與齊民迥別又審後瑞龍來凌家雖若憤懣然强梁稍沮卽其同長儒索酒食紙錢

辭亦稍衰矣至十二日晚二鬼又至言明日巳時二殿閻王掛審遂守定不去至次早聚吉用好語勸解且許其審畢送女復還仍予銀錢兼設酒食鬼諾之迨至辰刻見冥司二差至凌女向臥床第至此忽自起立索換衣衫與家人作別甚慘言已就暝聚吉按視脈息但遲極不竟斷絕手足冷而心頭微暖又少頃閻言此路甚熱蓋其甦時正赤日將中也俄又言汝等定要喫飯去言畢欠伸而甦因言方去見者是二殿閻王側立司善惡二判官階下俱小鬼獄卒獰獰可怖牛頭馬面守門始聞唱名黑面者名倪瑞龍次唱女名劉某按聚吉自註其名不便顯列又云號玉峯又次唱袁長

儒則白面者閻王廷訊二判持簿查閱瑞龍與女爭辯亦如對城隍時語一判大聲指凌女言曰人命不干汝事但汝得銀不少不放汝回凌女惶恐乞生言我雖有罪但今世父母生我一十九歲未曾孝養願且放回閻王因言汝尚孝我放汝回去但此去做好人壽命可延如或不改仍來受罪倪瑞龍令其投託苦人家以在生作惡仍責以戒訓其袁長儒不責令收監受罪十年仍令二鬼送還凌女遂從床起急令燒送紙錢羹飯以贈其去又從前飲口數壇超度二鬼無甚應響惟集慶隱庵禪師年已七十有九戒律精嚴至是將施食時凌女未嫁之夫有江聿修者雅

不信鬼頗懷腹誹女即於房中云汝家何故令外姓人罵我問之果然又云今日施食極誠法師極有道力故寒林親身自來但我輩既爾長往劉公必須一送女因靚妝冒雨出中堂坐視餤口若無病者而江君親見寒林黑面吐火形見驚怖虔拜自是之後二鬼絕迹凌女沈疴如失去凌女嫁後孕凡二次以丁酉十二月夭亡按聚吉自序云凡紀籍所載前生宿世因緣果報之說聞之熟矣以是爲釋氏之苦心警世之權語儒者所不道也豈知今日近出已身耳聞目見皆非影響姓名俱有對證雖欲不信不可得也故不敢隱謹述其事如左　又云予女自乙未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

三日計十八日粒米不進目睫不交當其去也則僵臥竟如死人及其甦醒安居如常始終曾無一語模糊其閒幽冥警策之語甚多筆不盡載要不敢增飾一字以墮妄語之戒也因思世人或有恃其勢位負其才力者少得尺寸廣作不良傷心刺骨無所不至豈知現世所不報者即再世之後重泉之下尚有含冤隱毒願得而甘心焉者昭其姓名揭其行事不能掩覆也因將前後始末備載之或亦冥冥之中喚羣蒙而肅官箴之意云